

中国历朝通俗演义

白话版

【民国】蔡东藩原著
杨宇◎翻译整理

民国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并登照容社图

并通出附 (北一第) 著蔡东藩 国另

1.2008

中国历朝通俗演义

白话版

(白话)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

ISBN 978-7-80192-782-9

I. 民... II. 蔡... III. 章... 升殿一國中一第小

IV. 1246.4

中國版本圖并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8) 第 200409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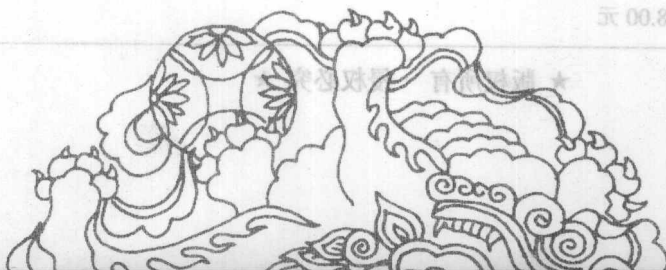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

国另

民国 蔡东藩 原著
杨宇 翻译整理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/蔡东藩著; 杨宇翻译、整理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08. 1

(白话中国历朝通俗演义/富强主编)

ISBN 978-7-80195-785-6

I. 民… II. ①蔡…②杨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6466 号

民 国

作 者 (民国) 蔡东藩 原著 杨 宇 翻译整理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
印 张 28
字 数 47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95-785-6/I·412
定 价 38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丛书翻译整理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主 编：富 强

译 者：丰君才——复旦大学史学博士

孙宇天——香港科技大学语言学博士

江 离——北京大学文献学博士

刘 军——北京大学文学博士

李 珂——北京大学文学博士

汪 锋——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博士

闻 幼——香港科技大学文学博士

张 弛——北京大学文学博士

张小稳——北京大学史学博士

杨 宇——清华大学文学博士

郑志勇—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

序言 PREFACE

一批年轻的文化人，为了让更多读者体会蔡东藩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的魅力，经过艰苦努力，以专业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，将蔡著的“旧白话”——这种“白话”今天已经不大读得懂了——重新译为今人能够轻松理解的当代白话。毫无疑问，这是让蔡著得到传承的最好方式。他们的工作“活化”了蔡著，既是对于原著的一次致敬，也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展开。翻译整理后的作品，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方便，无论任何人，都可以轻松地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。

蔡东藩的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是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书，少年时代曾经激起过我的强烈兴趣。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可以读的书少得可怜，但一个少年求知的兴致是极高的，阅读的兴趣极强，加上当时的课业没有什么压力，因此可以读现在的青少年未必有时间去读的“杂书”。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就是让我爱不释手的“杂书”，它把民国时期纷乱的历史讲得有条有理，还饶有兴味。虽然一些大段引用当时文件的部分比较枯燥，看的时候跳过了，但这部书还是深深吸引了我。后来就要求母亲将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都借来看。通过这部书，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。历史的复杂、深刻，实在超出一个少年人的想象，看到那些征战杀伐、官闱纷争之中人性的难测，确实感到真正的历史与那种黑白分明的历史观大不相同。当时，我们的历史知识都是从“儒法斗争”的框架里来的，历史在那个框架里是那么单纯、苍白；而蔡东藩所给予我的，却是一个丰富和芜杂得多的历史。在这部书里，王朝的治乱兴衰，人生的枯荣沉浮，都让人感慨万千，不得不去思考在渺远的时间深处的人的命运。可以说，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了解，就是从这部历史演义开始的。

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不得不承认，这部从秦朝一直叙述到民国的煌煌巨著，确实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。这是一部难得的线索清楚、故事完整、细节生动的作品。它以通俗小说“演义”历史，以历史知识“丰富”通俗小说，既可信又可读。

蔡东藩一生穷愁潦倒，他的经历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，他对于历史的描述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的。他不是一个鲁迅式的启蒙者，但他无疑具有一种另类的现代性，一种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表达策略。蔡东藩并不高调激越，他的现代性不是启蒙性的，不是高高在上的“我启你蒙”，而是讲述历史，延续传统。他的作品具有现代的想象力，表现了现代市民文化的价值观。

在《清史通俗演义》结尾，蔡东藩对于自己做了一番评价，足以表现一个落寞文人的自信：“录一代之兴亡，作后人之借鉴，是固可与列代史策，并传不朽云。”他自信自己的这部著作，足以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名著“并传不朽”。

蔡著的不可替代之处，不仅在于他准确地挑出了历史的大线索，更重要之处在于，他关注了历史深处的人的命运。有些历史叙述者，过于追求所谓“历史理性”，结果常常忘记历史是鲜活生命的延展。在这些人笔下，历史变成了一种刻板和单调的表达。而蔡著不同，他的历史有血液、有温度，是可以触摸的。他的历史是关于人性的故事。

从蔡著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活的历史，体验到个人命运与国家、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。冯友兰先生在《西南联大纪念碑》的碑文中这样阐释中国文明的命运：“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，居东亚之天府，本应绍汉唐之遗烈，作并世之先进。将来建国完成，必于世界历史，居独特之地位。盖并世列强，虽新而不古；希腊罗马，有古而无今。惟我国家，亘古亘今，亦新亦旧，斯所谓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’者也。”今天，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历史连续性和不断更新的魅力正在焕发光芒，冯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的期许正在成为现实。

在这样的时机，蔡著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的新译，就更显其价值。我们期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，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，走向更好的未来。

让我们和读者一起进入这个丰富的世界。

是为序。

张颐武

2007年12月31日

张颐武：著名评论家、学者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袁世凯出山

武昌起义，各省响应，号召无数兵民，建立起一个中华民国。什么叫做“民国”呢？“民国”二字，与“帝国”二字相对。从前的中国，是皇帝主政，全中国都属于皇帝一人，并世代相袭。自夏禹以来，直到满清，中间虽几经革命，几经易姓，但仍旧逃不脱帝制。辛亥革命以后，“帝”字废去，换了一个“民”字。“帝”是一人的尊号，“民”是百姓的统称。近百年来，潜心研究政治的人都说，皇帝一人专制，流弊实在太多。要想一劳永逸，就必须推翻帝制，实行民主。改为民主之后，总统由民选，政府由民组，权力属于人民。总统与政府如果胡作非为，那便是违反法律，便是叛民，民众可将他赶下台去。这种新制度，既叫做民主国体，又叫做共和国体，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社会制度了。

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义爆发。清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，仓皇脱逃。革命军公推黎元洪担任都督一职。黎元洪，字宋卿，湖北黄陂县人，曾任二十一混成协^①统领，极力倡导“民主”。他第一次出兵，便占领了汉阳。清廷的王公大臣听到这个消息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前去镇压，同时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赶赴战地，并令水师提督程允和带领长江水师赶去增援。没过三天，又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统率该省所有军队和各路援军。袁世凯与清朝摄政王载沣是死对头，因为载沣摄政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袁世凯驱逐回籍。现在，清廷想请袁世凯重新出山，以老袁的性情，怎么会轻易答应呢？果然不出所料，袁世凯接到清廷的谕旨后，假称足疾未愈，不能督师。载沣只好催促荫昌南下，收复武汉。

荫昌到信阳驻扎下来，命手下带领人马进至汉口。黎都督发兵抵御，双方对轰了好几次，互有伤亡。与此同时，两军在江上也展开了激烈的

^① 混成协：即混成旅。没有统一编制，人数大概 5000 人。大体分为指挥部、作战部、补给部、通讯部、后勤部。

战斗。革命军盘踞山上，从上击下，非常容易，而萨镇冰率领的舰队却得从下击上，非常困难。只听一声炮响，萨镇冰的江元舰被打了好几个窟窿，各舰队见此情形，立刻调转船头，落荒而逃。清军的陆地部队顿时孤立无援，被革命军杀得七零八落。

这次胜利后，革命军声威大震。很快，黄州府、淝阳州、宣阳府等地都竖起白旗，响应革命。八月三十日，湖南宣布独立；九月三日，陕西宣布独立；五天之后，山西也宣布独立。之后，江西、云南、贵州等省也相继独立，民军万岁的声音，到处传响。

面对各省传来的警报，摄政王载沣心急如焚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哭得跟泪人儿一般。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、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向摄政王载沣极力推荐袁世凯，建议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，统率赴援的海陆各军和长江水师，就连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统率的第二军，也归袁世凯调遣。袁世凯接到诏命，在复电中仍说：“足疾未愈，兼且咳嗽，请另选贤能当此重任。”清廷上下，愈加慌乱。奕劻和徐世昌立即写了一封诚诚恳恳的专函，命专人送到信阳交给荫昌，让他亲自交给袁世凯，当面敦促。接到信后，荫昌立即赶往项城，与袁世凯会晤。袁世凯看完信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临时抱佛脚，恐怕来不及了。”经荫昌一番劝勉，袁世凯总算接受了任命，并答应即日启程。荫昌返回信阳后，立即致电清廷：“袁世凯已经答应督师。现在京城兵备空虚，我愿火速回京，以防万一。”当日，清廷便下旨，命令荫昌在袁世凯上任后立即回京。

接到这道命令，荫昌非常高兴，再过几天他肩负的重担便可以卸去了。此时，前线的清军听说袁世凯要亲自来督师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都说：“我们得在老袁来之前先战一场，显些威风，别让他笑话。”原来早在光绪末年，袁世凯曾任直隶总督，练兵六镇，其麾下的将领遍布京城一带，段祺瑞、冯国璋等都是他的旧部。对于袁世凯的知遇之恩，段、冯二人感激不尽。将领的心情如此，士兵们就可想而知了。冯、段两人当下决定，冯国璋为先头部队，段祺瑞为后劲，与革命军决一胜负。冯国璋率第一军南下，突入淝口，革命军连忙拦截，双方交战，胜负难分。随后，萨镇冰率领兵舰驶近战线，一阵狂轰滥炸，革命军死伤无数，无奈只得撤退。冯军乘胜追击，直入汉口华界。这时的冯军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，烧杀抢掠、欺辱妇女，无恶不作，将好几十里的街市弄得一片狼藉。就在他们横行霸道、任情淫乐的时候，突然接到袁世

凯的军令，禁止冯军胡作非为。冯军只好收队，静待袁世凯的到来。不到一天，袁世凯的专车就到了汉口。冯国璋带着军队，到车站恭迎。站台两侧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，冯国璋行过军礼，引领袁钦差走下站台，两旁的军士齐刷刷地敬起军礼以表敬意。袁钦差徐步出站，在军士的簇拥下，乘坐绿呢大轿而去。

袁世凯到了汉口后，没做任何停留，立即命冯国璋带他巡视各营。每当遇见受伤士兵，他都要好言安慰一番，士兵甚至感激得流下了眼泪。袁世凯返回汉口寓所后，各国驻汉领事陆续拜会，谈及汉口焚掠情形，言语中不无讥讽。袁世凯心领神会，等送走各国领事后，便召冯国璋到他的寓所会晤：“这次武汉起义，既不是寻常土匪，也不是什么造反，我听说革命军纪律严明，光明正大，千万不可小觑。前日，荫大臣受命南下，路过彰德，曾到我家探问。我已料到这次革命风潮一定会愈闹愈大，不出一个月，定会影响全国，所以还和荫大臣说，对敌要小心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现在果然不出所料，这省独立，那省也独立。你带兵夺还汉口，想必杀掠过甚，以致各国领事有些不平的议论，以后行军要格外谨慎啊！”冯国璋听后，脸一红，好半天才回答说：“革命的确闹得厉害，汉口的百姓也欢迎革命，不服我军，如果不加大镇压力度，他们还以为我军是一群废物，恐怕越闹越高兴了。”袁世凯手捋着胡须微笑着说：“杀死几个小百姓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看现在的形势，满人危亡在即，我们不必替他们出力与人民结怨，更何况这会危及外交。我认为，不如暂且停战，与革命军统领黎元洪议和，如果他肯答应，那就最好了。过一年是一年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”冯国璋道：“袁大人的一席话令在下很是佩服，但我军没有大捷，黎元洪未必肯同意。”袁世凯叹道：“我本回籍养病，无心再出，可老庆、老徐非要将此重任交给我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应命出山。荫昌乐得卸事回京，而我却得担此重任，看来此事要费一番周折。”正说着，外面传来清廷的谕旨：“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，待各事妥善布置后，立即来京组织内阁。”袁世凯看完后，对冯国璋说道：“没事的时候，任人唯亲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现在形势日渐危急，却把千斤重担压到我们身上。难道他们应该享乐，我等就该吃苦吗？”言语中不无感慨。冯国璋也长叹了好几声。

冯国璋走后，袁世凯踌躇了一会儿，才命随员复电，请辞内阁总理一职；同时提出开国会，改宪法，下诏罪己，开放党禁等建议。没过几

天，上海、江苏和浙江等地独立的消息又接二连三地传来，袁世凯不禁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立即命随员刘承恩致书鄂军都督黎元洪，筹商议和。刘承恩与黎元洪是老乡，接到命令后，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了过去。然而信已送去两天，一点音讯都没有。又续寄一函，仍没有答复。此时清廷已下罪己诏，宣布实行立宪，宽赦党人，并拟定宪法信条十九则。另外，清廷下旨让袁世凯立即入京组阁，湖广总督一职由魏光燾担任，魏没有到任以前暂由王士珍代理。袁世凯得旨后立即启程北上，行至信阳时又亲自写了一封信，命刘承恩寄给黎元洪。

谁知这封信送去后，仍然没有答复。广西、安徽、广东、福建等省也相继独立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自武昌革命以来，先后不过三十日，中国版图内的二十二个省已被革命军占去大半。当时，为清廷效命的很多大员，不是预先逃匿，就是被革命军活捉，还有一些官员则干脆举旗独立，做了革命军的都督。直隶滦州军统张绍曾，威逼清廷速改政体；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拥兵石家庄，有攫取北京的意图。此时，身陷旋涡的袁世凯也着急起来，又命刘承恩为代表，和蔡廷干一同前往武昌与黎都督面议和约。过了两天，刘、蔡二人狼狈回来，并带回了黎元洪拒绝议和的复函。

袁世凯不动声色地说道：“他不肯讲和就算了。我要起程赴京，你们是否愿意一同北上？”两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随从报称第一军统领段祺瑞求见，袁世凯命他立即进来。段祺瑞道：“听说袁大人已决定北上，祺瑞特来恭送，并求指教。”袁世凯道：“革命风潮闹得如此之大，看来不容易收拾啊！中外人心又倾向革命，冯军一入汉口，稍行杀掠，各领事就有烦言。你想现在这情势，还能凭感情行事吗？”段祺瑞回答说：“京中资政院已奏请惩办前敌将帅，听说已交大人查办，不知大人将如何答复？”袁世凯微微一笑：“一班老朽，晓得什么军情？这件事我已向国璋交代过了。”段祺瑞道：“吴禄贞是革命党中的健将，朝廷不知为何让他当了山西巡抚。他带着山西革命军到石家庄把运往京中的军火截留了多半，反而说是为了消弭战祸，保卫和平，并请枪毙纵兵烧杀的将帅，以谢天下。这真是出人意料！听说他被刺杀了，连首级都没找着。”袁世凯不等他说完，就说道：“这种人，少一个，好一个，简直就是乱世魔星，不足评论。”段祺瑞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便不再说下去。袁世凯接着说：“芝泉^①，

^① 芝泉：段祺瑞的字。

你是我的故交，我此次被逼出山，又要赴京，你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。”段祺瑞拱手道：“请放心。”袁世凯道：“这样最好。我要起程了。”说着就与段祺瑞一起走出寓所，坐上专车。段祺瑞的车子跟在后面，一直到了车站，二人才分手告别。

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

京城王公大臣听说袁世凯到京，一个个欣喜若狂，纷纷跑到车站迎接。在庆亲王奕劻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的陪同下，袁世凯乘专车抵达摄政王私邸。摄政王载沣也只好放下之前的私仇宿怨，殷勤款待。袁世凯没有表现出任何怨色，只是一味地谦逊，说了许多才薄难胜的话，急得摄政王冷汗直流，几次都想跪下求他接任。庆亲王和徐世昌又在一旁说了许多好话，袁世凯这才答应就任内阁总理一职。当天，袁世凯便进谒隆裕太后，诚诚恳恳地接受了面谕。

袁世凯正式接受内阁总理一职的当天，便动手组织内阁，分任阁员。可是，在清廷四面楚歌的年代，谁愿意担此重任，冒险打头阵呢？除了在京的几个官员无法推诿外，简直是有官无人。当时，海军舰队和长江水师陆续归附革命军，四川也宣布独立，大河南北只有直隶、河南两省还算没有变动。江苏都督程德全、浙江都督汤寿潜组织革命联军，进攻南京。南京总督张人骏、将军铁良、提督张勋，仍然服从清命，孤守危城。上海都督陈其美号召兵民，一面支援江、浙联军，一面组织男女军事团，倡议援鄂。

各地的警报不断地送到袁总理手中，老袁心想：“这革命军也太嚣张了，如果不稍加惩治，那革命军还瞧得起我吗？我既然要做一番大事业，就必须北制满人，南制革命军，只有双管齐下，才能让我大展拳脚。”袁世凯计划好后便与庆亲王商议，命他向隆裕太后索取慈禧太后遗下的私蓄，隆裕太后没有办法，只好将金库的钥匙交出来。袁总理立即命人将银子运往湖北，作为对冯国璋军的奖励，并命冯国璋力攻汉阳。

汉阳革命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长沙人，向来主张革命，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物。与清军酣战多日，革命军免不了临阵伤亡，为了补充队伍缺额，于是招募来一批新兵。在初次交锋中，这批新兵由于未受过军

事教育，也毫无经验，一味乱击，幸亏冯国璋守着老袁训诫，没敢妄动，所以才相持不决。袁总理一纸命令，冯国璋立即率军猛进，围攻龟山。黄兴亲自督师抵敌，连战两昼夜，仍未分胜负。不料，冯军改装夜渡汉江，架起机关大炮突攻汉阳城外革命军，打得革命军猝不及防，纷纷败退。黄兴接到汉阳急报，赶忙回援。但汉阳城外的战略要地已被清军占领，见此情形，黄兴料到汉阳已难守，竟一溜烟地逃入武昌。龟山所有炮队失去了总司令，顿时乱了阵脚。不久，冯军夺去了汉阳。革命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城池又归清廷。黎都督懊悔万分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得收集汉阳溃军，加派武昌生力军，沿江分驻固守武昌。黄兴见了黎都督后，痛哭流涕，打算只身东行去借兵援鄂，黎都督随口答应了他。

冯国璋告捷清廷，清廷封他为二等男，令他颇感欣慰。于是，他决定趁热打铁，再攻武昌，好博得一个封侯拜相的机会。当下，冯国璋便派重兵驻守龟山，架起机关大炮，轰击武昌。武昌与汉阳只隔一江，武昌兵民日夜严防，偶尔有流弹抛入也只不过稍受损伤，无关紧要。并且沿江上下七十余里又有革命军守着，冯军不能飞渡。只是可怜了那些汉阳渡江南奔的难民，往往船至中流，就被炮弹击沉，断股绝臂飘荡江流；还有一帮妇女儿童披发溺水，一个一个地沉落波心，葬身鱼鳖腹中。各国驻汉领事见了这样的惨状也颇感不平，便推荐英领事为代表，劝令双方停战。冯国璋怎肯轻易罢休，嘴上说必须请命清廷才能定夺，实际上仍命令士兵开炮，整整轰了三天三夜，甚至还有发兵渡江的打算。恰逢这时袁总理停战的命令到了，冯国璋立即照会英领事，开列停战条件：“民军为匪党。匪党必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，还要将军舰的炮门一概卸下，交与介绍人英领事收存”。英领事转达黎元洪，黎元洪让各省代表会公决。

此时，独立各省的代表已齐集湖北，打算组织临时政府。开会地点本来择地武昌，因武昌战乱无法安居，才暂借汉口租界顺昌洋行为各省代表会所。各省代表见了冯国璋的停战条款，一个个愤懑交加，不愿答复。后来，担心英领事面子上过不去，才想出一个用矛制盾的法子作为答复：“冯军必须退出汉口十五里以外，冯军所据的火车应由介绍人英领事签字封闭。”双方提出的条款，根本没有磋商一致的可能。不过，此时冯国璋也不好再战，就暂时停止了炮轰。忽然江南急电传来，江督张人骏、将军铁良以及提督张勋弃城出逃，南京已被革命军占领，接着

又接到袁总理命令停战十五日的电报。于是，双方都按兵不动，彼此夹江自守。

南京踞长江下游，依山傍水，乃龙盘虎踞之地，革命军想席卷长江就必须攻克南京。到时候汉阳为清军所得，南京为革命军所占，双方胜负相同，也算资格对等，议和总算有了基础。

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面和心不和，为了逼载沣退归藩邸，袁世凯把重大问题的决定权都推到载沣身上，自己不肯做主。载沣最终招架不住，情愿辞职归藩。庆亲王奕劻在隆裕太后面前，力保袁总理能当重任，并再三告诫别让他人掣肘。隆裕太后明知袁总理不可靠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把摄政王辞去，将清廷全权托付给袁总理。袁世凯立即命尚书唐绍仪为议和代表，并与唐密商了一夜，才令他起程南下。各省代表听说北代表南来，公推伍廷芳为革命军代表，酌定在上海与北代表会商。

黄兴到上海后，得知鄂军与清军已经停战，便将召江、浙军援鄂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。各省代表从汉口移至上海，准备选举正副元帅，为日后正副总统做铺垫。在公开选举会上，黄兴得票最多，当选为大元帅，黎元洪次之，当选为副元帅。谁知江、浙联军不服，说黄兴乃汉阳败将，怎能胜任大元帅一职？更何况黎都督是革命功首，现在反令他屈居副座，如何服人？于是，纷纷致电上海，不承认黄兴为大元帅。各省代表束手无策，只好再行酌议，准备掉换黎、黄二人的位置。黄兴听说联军不服，当天便离开上海，并致书各省代表，力辞大元帅一职，并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。各代表乐得顺水推舟，于是黎元洪成为大元帅，黄兴做了副元帅。由于黎大元帅暂驻武昌，会议决定先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，组织临时政府。各代表派专人前往南京，欢迎副元帅到南京来任职，并与当地行政机关接洽，准备在南京设元帅府，专等黄副元帅到来。不料黄副元帅极为固辞，敦促再三仍然不愿前往。有几个革命党人与黄兴是莫逆之交，竟跑入代表会所大吵大闹，替他鸣不平。各代表只能忍声吞气，面面相觑。就在此时，传来革命党大首领孙中山从海外回国的消息，大家这才转忧为喜，把大、副元帅的问题搁在一边，全力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。

孙中山，字逸仙，号中山，广东香山县人。在少年时期便入教会学校读书，深受欧洲文化熏陶，目击清政府的腐败，首倡革命。他往返于东西洋之间，联合中国留学生，组织同盟会，一心想要推翻满清的统治，还曾多次组织革命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直到这次革命军起义，占领了中

国三分之二的省份，才算偿了他的宿愿。可以说，中国革命全由他一人发起，这次功成回来，怎么可能不受人欢迎呢？
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，孙中山抵达上海。十日，各省代表开会，投票选举临时总统，总共十七票，孙中山得十六票，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。会议并决定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，为临时总统莅任日。

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，从上海乘坐专车赴南京就职。火车上悬挂着五色旗，随风飘扬。这五色旗象征着五族共和，是在江、浙联军光复南京后，由都督程德全和湖南志士宋教仁等设计的，后来被定为国徽。当天中午前后，孙中山的专车抵达南京，政、学、军、商各界及驻南京的各国领事都前来迎接。各炮台、各军舰，鸣炮二十一响，各省代表和海陆军代表欢呼“共和万岁”，声音响彻云霄。孙中山下车后，改乘马车至临时总统府，行就职礼，发表就职演说。

宣誓完毕，各省代表将大总统印交予孙中山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。

段祺瑞逼宫

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，黎元洪当选为民国副总统。随后，孙中山开始着手组织内阁。仿效美国的内阁形式，不设总理，分设九部，每部设总长一人，次长一人。由孙总统提出德高望重的人选，然后由代表团投票表决，得多数票者，由总统委任。参议院作为中华民国的立法机关，由各省代表组成，每省选出三人，公议法律。

内阁和参议院一经成立，立即针对民国面临的最紧要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。第一项是外交，由临时大总统咨照各国，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欠外债，民国承认并偿还；从前中外约款，仍然履行；保护各国侨民的利益；宗教信仰自由。对此，外国人非常满意。第二项是内治，下剪辮令，改拜跪礼，从前那些大人、老爷的称呼一律革除，实行共和制度，撤销阶级。所有大小私塾，改名学校，各种教科书由各书局及各校教员酌量编辑。

至于中华民国的刑法，虽已设司法部，但因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编制，而且军务未竣，暂行军律，由陆军总长黄兴颁布临时军律十二条。凡任意掳掠、强奸妇女、焚杀平民以及不遵守长官命令，擅封民房财产、

硬夺良民财物等五项为罪大恶极，犯即枪毙。此外一切政策，由各部总长颁布意见，逐渐推行。

只是满清政府依然兀立北京；直隶、河南尚未独立；山东旧巡抚孙宝琦，忽附和革命军，忽服从清室，简直就是个两面派；还有辽东三省，也是首鼠两端；新疆、内外蒙古、青海和西藏这四个地区，路途遥远，消息不通；就是一早光复的山西、陕西两省也常被清军袭击，请求支援的电报频频送达南京政府。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他的九部阁员，不得不紧急商议统一的办法。

此时，清议和代表唐绍仪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，已会晤了好几次。伍代表先提出议和大纲，约有四条：一是废除满清政府；二是建立共和政府；三是优给清帝岁俸；四是满人除在新政府效力外，凡年老穷苦的人均优给赡养。唐代表当然不同意，他受清廷的命令南下议和，就是有志共和，但一时也不能推倒满清，因此主张君主立宪。伍代表自然也不答应。几个来回下来，最终决定立即召开国会，将君主、民主问题付诸公决，并由双方签字。至于国会召开的办法和各省选派代表的人数，双方经过协商后都达成了一致意见。但开会地点各持己见，伍主张上海，唐主张北京，最后唐发电请袁总理定夺。

袁总理复电，对伍代表提出的在上海开会并不反对，但对议定的各省代表人数持异议，说：“各省代表只有三人，不足取信大众。唐使不经请命，擅自允协，未免越权，本总理实难承认”。唐使南来，明明是袁总理的全权代表，当两代表相见时已经验明正身，的确有“全权”字样。现在由唐代表签定的国会人数，竟遭袁总理驳斥，哪还有什么“全权”可言？当天，唐代表辞职，由袁总理致电伍廷芳，直接议和。双方正在辩论的时候，忽然传来南京已组织新政府，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，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的消息。袁世凯不由得感到震惊。他立即致电南方，责问伍代表：“此次选举总统，是何用意？假如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，那么是否立即取消该政府及其总统？务必电复！”

伍代表接到此电立即拟稿，回复袁总理道：“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以前，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，是民国内部的事，为政治上的通例。若以此责问，假如国会议决为共和立宪，清帝是否立即退位？望答复！”

看完伍代表的电文，袁总理怒不可遏。表面上四处致电，调兵遣将，在山西、陕西、宿州等战略要地牵制革命军，大有以力服人的威势。暗

地里，却仍令唐绍仪留在上海做局外的调停，仍与伍代表密商，不使南北决裂。这时，南京政府颇有些为难起来，各省代表团唯恐临时政府被和议所误，纷纷致电，日促进兵。先是山西都督阎锡山数次飞书求救，接着是娘子关失守，太原失守，警电络绎传来。陕西潼关革命军始挫终胜，击退了清军，但处境依然危险，也屡屡告急。皖、徐一带又传来不稳定的消息，于是南京政府将各省革命军划分为六路，互相配合，决定一举推翻清王朝。与此同时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告北方将士，号召“南北军人，同为民国干城，决无歧视。我诸同胞当审斯义，早定方针，无再观望，以贻后日之悔。敢布腹心，惟图利之！”

这一篇宣告书的发表，北方将士蠢蠢欲动，南方各省都督更是跃跃欲战，北伐的声音响彻神州大地。袁世凯被骂得一文不值，不是说他满奴，就是骂他汉贼。肄业学校的学生情愿抛书辍学，组织一个北伐团；娇滴滴的淑女们情愿浣粉洗脂，组成一党北伐队；还有学生卫兵、女子精武军以及男女红十字会，各种北伐组织名目繁多，数不胜数。就连那些名伶、歌伎也想歇去本业，投入什么北伐团、北伐队，去当北伐英雄。

各国侨商见时局动荡，唯恐影响了商务，便联名发电直致清廷，要求早改国体，安定大局。偏偏清廷亲贵载涛、载洵、载泽、溥伟、善耆、良弼、铁良等人极端反对革命军，一意主战，并结成一个宗社党，口出“宁赠友邦，不给汉人”的昏话。其中，良弼的表现尤为激烈，力请隆裕太后易和为战，并痛斥袁总理对国不忠，应立即斥退。就在隆裕太后踌躇不决的时候，获得消息的袁世凯主动奏请辞职。复旨还未下来，甘肃、新疆又递来警报，甘肃总督和新疆将军均被革命军杀死，接着蒙古活佛、西藏喇嘛也宣布独立，并把清廷的驻守大臣一律驱逐出境。

隆裕太后生平虽几经患难，但这般危急情况还不曾遇过。左思右想，只好无奈地去跟老庆商量。老庆心中只有一个袁世凯，自然坚持与革命军议和，并把曾国藩封侯的旧事引述了一番。在隆裕太后眼里，老庆算是满清宗室里阅历最深的一个，比起那帮空说大话的鲁莽少年，老庆的话实用得多。隆裕太后当下就令老庆留住老袁，并封袁为一等侯爵。袁总理不愿就封，装出一副要走的模样，急得老庆直跺脚。老庆苦口婆心劝解，才勉强将他留下，但爵位坚决不肯接受。等老庆走后，袁世凯沉吟了好半天，自拟密电飞寄唐绍仪。唐接电后，立即前往伍代表下榻的地方，就老袁密电中的事情进行会晤。伍代表将电文转交给孙总统。孙

总统看了，微微一笑，立即命秘书拟好电文，致袁总理道：

北京袁总理鉴：

文前日抵沪，诸同志属组临时政府，文义不容辞，只得暂时担任。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，即知亿兆属望，惟目前地位，尚不能不引嫌自避，故文暂时承乏，而虚位以待之心，终可大白于将来。望早定大计，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。

原来，袁总理的密电中说，只要孙中山让位给他，他就赞成共和，并推翻清室，做一出民国开幕的新戏。孙中山顾全大局，甘心让位。

有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“虚位以待”等语，袁总理这才放下心来。当天他便来到庆亲王的私邸，与老庆密商：“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成立，连外国人都举双手赞成。如果战祸再延续下去，军费怎么解决？军械怎么解决？这些全都没有把握。前几天我想借外款，结果外国人又无一答应。如果革命军兵临城下，诸位贵族恐怕也无法保全，只会闹得落花流水，不可收拾。如果真到了这个地步，上如何面对皇太后？下如何面对国民？”老庆听到这番话也毫无主意，便问老袁救命的办法。袁总理提出“优待皇室”四字，接着说：“皇太后如果顺应民心，同意变更国体，那革命军也有天良，怎会不知感激？就是百世以后，也都会说皇太后、皇上为国为民，毫无私心。还望王爷明鉴，上报朝廷。”老庆踌躇一会儿才回答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待我去奏闻太后再行定夺。”

过了一天，隆裕太后宣召袁总理入朝。袁总理谒见太后，把变更国体的好处说了一番，太后泪落不止。袁总理又连吓带劝，最后太后呜咽道：“我母子二人悬于诸卿手中，卿必须好好办理，总得保全我母子性命，使皇族无恙。此时，我也无法顾及列祖列宗的颜面了。”语毕，袁总理便退了出来。

有了隆裕太后的首肯，袁总理便着手拟定“优待皇室”等条件。等隆裕太后再开皇族会议讨论这些条件时，老庆等人已无异议。唯独良弼愤愤不从，坚持主战。袁总理听说后，暗忖了半天，最后自我安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只能让他死心塌地了。”于是，暗暗的设法布置，内外兼施。

过了几天，民政大臣赵秉钧突然跑来向袁总理报告：“军咨使良弼被人炸去一只脚，估计性命难保了。”袁总理又问道：“难道是革命党所为？匪徒是否逮住？”赵秉钧答道：“良弼还没死，抛掷炸弹的人却已死了。”袁总理叹道：“暗杀党真是厉害。但良弼顽固异常，要不是被人暗